

四庫全書

經部

松陽講義卷二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天命之謂性章

中庸一篇乃是孔門傳授心法這一章又是一篇之體要中庸所以為心法者以其放之則彌六合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所謂寂然不動心之體也而這章内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

中豈不是退藏於密的率性之道發而中節之和豈不是放之則彌六合的存養工夫只是存養此退藏於密的省察工夫只是省察此放之彌六合的一心之體用已備具於其中下三十二章不過反覆發明之耳而篇名中庸二字又是這一章之骨子蓋性道中和統言之只是一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中這箇中是極平常的中庸二字括盡這一章之意至言學者用力則又只是一箇敬字戒懼慎獨皆是主敬工夫能敬則性道中

和一以貫之矣這章書經濂洛關閩大儒講得明明白白只因明季以來陽儒陰釋之學興將性道教戒慎恐懼已發未發諸字都講亂了今須逐一掃去異說歸於正義方見子思喫緊為人之意方見程子所謂其味無窮皆實學也蒙引謂天下有本然之義理有當然之工夫有自然之效驗性道教三者皆出於天本然之義理也戒懼以致中謹獨以致和當然之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也葢有是義理必

有是工夫以全是義理有是工夫則自有是效驗以應是工夫這一條亦括盡此章之意卷之退藏於密者有是義理工夫效驗三項放之彌六合者亦有是義理工夫效驗三項

天命之謂性節

這一書專為中庸二字發開口却不即言中庸乃就中庸內分別出性道教三項來葢不明性道教則不知中庸之源委知性然後知中庸所自來知道然後

知中庸之所在知敎然後知中庸所自全但性道敎之名人皆知之却多錯看了氣質之性亦謂之性記誦詞章功利虛無之道亦謂之道異端曲學之教亦謂之教講性道教者日紛紛於天下相與務爲高奇求之粗鄙而中庸之旨愈晦故子思特指而明之曰所謂性者不離乎氣質亦不離乎氣質即氣質之中而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葢天之生人即賦之以仁義禮智信之全理即易所謂繼善

書所謂降衷詩所謂秉彝這箇叫做性所謂道者非於吾性之外別有所謂道即我性之所固有而為吾之所必由者氣禀物欲未用事而自然大中至正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皆吾性則皆吾所當循這個叫做道所謂教者不是於這道之外可用一毫聰明逞一毫氣力只是因這道不能不壞於氣禀物欲故為之禮樂刑政以品節之變化其氣禀驅除其物欲有萬世不易之教三綱五常是也有

隨時而易之教文質損益是也總要使無過不及之差這箇叫做教這性道教人與物皆有之然人者物之主也故子思之意所重在人朱子章句既兼人物言之復歸重在人

道也者節

上節言性道教此只言道道者蓋分言之則是三件合言之則一道而已故新安陳氏曰道字上包性字下包教字若二十二章之盡性則又是

以性包道古人立言固不拘一法也不可須臾離二句提醒人最緊切葢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乃人所必由之路一事離道這一事便不成事了一物離道這一物便不成物了如手容恭足容重道也離了恭重便不成個手足父慈子孝道也離了慈孝便不成箇父子動時有道離他不得靜時也有道離他不得如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皆

人力私智之所為是可離也而道不可離道既如是其不可離此君子存養之功所以無處可以疎得戒慎二句最易錯看

莫見節

講家皆以戒慎恐懼為靜而存養慎獨為動而省察存疑辨之甚明謂上言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當戒慎恐懼也獨以為靜可乎下言謹獨是於隱微處致察未及見顯處也概以為動可乎章句止言存養省察未

嘗言動靜也存疑此段最足破講家之惑蓋戒懼是合動靜工夫慎獨是動靜之交不可竟說是動慎獨原即在戒懼之内特以其工夫緊要故特抽出言之猶之大學本是禮記中之一篇西銘本是正蒙中之一篇特以其切於學者故抽出另自為一書也存疑又曰君子自所睹所聞以至不睹不聞固無所不用其謹矣若夫方寸之中是為暗處一念之發是為細事是乃不睹不聞之終所睹所聞之始而理欲初分之時也君子雖云無

所不用其謹於此若不更加詳慎則前雖有存養之功未免盡棄後雖欲用存省之功亦無及矣故子思上文既言戒懼於此復言謹獨又是就其中特揭切要工夫以示人要不出乎上文戒慎恐懼之外也說得亦極明三山潘氏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以當此之時尤為昭灼顯著也若其發之既遠為之既力則在他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雖甚昭灼而在我者心意方注於事為精神方運於酬酢其

是非得失反有不自覺者矣説莫見莫顯與大學十目十手不同亦最是

喜怒節

上文三節言義理言工夫已極完備至此將言其效驗而復從道不可離説起欲學者反諸心而觀之真見其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未發已發程朱皆分動静二時言之自陽明之學興謂未發是發之主宰即發而有未發者在不可以二時言而以先儒添入已字為非不

知此乃朱子舊說也朱子舊說曰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葢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是即陽明無已發未發之說也朱子後覺其非故於章句或問皆不主其說而陽明猶自謂獨得之見亦誤矣未發之中明季講家謂是不偏於有不偏於無依朱子止是不偏於喜怒而非不偏於有無之謂葢未感物時胸中原有主宰程子所謂靜中有物朱子所謂至靜之時但

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不偏於無固不待言但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止在中間所謂中也發而中節不但不當喜而喜不足言中節即當喜而喜之中分數有多寡之差亦是不中節不中節者是從氣稟物欲上來中節者是從本性發來這個中節即程伯子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益隨物應之而已無所與則是有而未嘗有也益老莊所謂無情則直是頑然感之而莫動又或陽怒偽喜貌悲色樂而已并其順萬事者而

無之矣既言中和又言大本達道所以極形容其妙愈見其當存養省察也這箇中和這箇大本達道原是人人共有的然須有戒懼慎獨工夫方能存得故下文又說箇致字若明季艾千子謂必戒懼而後可曰中和則是中和二字中已有致字矣下致字不幾蛇足乎此謬說也

致中和節

這一箇致字不是戒懼慎獨便叫做致要於戒懼慎獨

中做到積累純熟極盡處纔𠮟做致有多少次第在章句云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二句最有斟酌勉齋黄氏曰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橫致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直致亦最明然此皆只説得致字大義又要細看其下手着實處如陽明論致中云今人存心止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止是氣寧靜不可以為未發之中必於靜中無事時搜尋好貨好色好名之根而拔去之使不復起又云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瘧根原未

嘗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此等議論亦似是然
既云未發如何又云搜尋程子曰既思即是已發搜尋
豈不是已發乎且不知其所謂搜尋者何所指以辨別
是非為搜尋耶則屬格致矣以檢點差失為搜尋耶則
屬省察矣皆非未發也若欲於未發時搜尋不免墜入
禪家玩弄此心之弊故呂氏求中於未發之說伊川深
病其非延平李氏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前
氣象朱子作延平行狀雖載其說然嘗謂其有病又謂

以伊川之語格之覺其稍偏見於延平問答書中而於中庸或問亦止載程吕之說而不及延平之說益朱子不敢輕徇其師說也文集中所載觀心說一篇正痛言此弊又答潘子善云著個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亦與觀心說相發明夫吕氏李氏之曰求曰驗程朱猶謂其非而况陽明之所謂搜尋者乎若欲除去虗根亦只在動時隨事精察而力行靜時略綽提撕以存養即所以漸消其根周子所謂主靜

程子所謂靜坐皆是此畧綽提撕工夫此是致中下手著實處也若論致和工夫其要雖在慎獨然大學之八條目中庸之學問思辨行皆是致和事自一身動處如足容重手容恭之類以至順父母宜兄弟和妻子推之至於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武周之達孝仲尼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君子之議禮制度考文皆在這致和内

天地位二句

這二句依或問是以事言不是空空有此理人皆疑天

地萬物不因人之中和然後位育不知子思之意不是說無中和之人便天翻地覆人消物盡只是日星灾變山川崩竭人物妖異之事皆由不中不和而生故天地本位不干其和便是位萬物本育不閉其化便是育這二句便是洪範雨暘燠寒風應肅乂哲謀聖的道理人又疑堯湯之水旱孔子之不得位若中和未必能位育者不知堯湯之水旱氣數非常之變也君子只道其常孔子之不得位則或問所云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

萬物不害其爲安泰其說明矣又或疑中和分配位育不免支離者蓋嘗思之天地位只是天下大綱都好了故致中便能如此萬物育是天下事事都好了須致和方能如此致中有致中之作用致和有致和之作用分配位育確不可易非支離也大抵致和比致中較難雖云體立而後用行然用行更難於體立後面大德小德德性問學皆當如此看學者讀這章書須想天地位萬物育是何等氣象却在吾戒懼愼獨可以致之性道中

和是吾所得於天之理吾之所以為人者也非戒懼慎獨不能全之可見敬字是中庸之綱領與大學一般但大學經文未嘗明言敬字惟於各傳中微露其旨而中庸則首揭以示學者尤深切著明矣雖後面尚說許多知仁勇工夫然都從這敬内做出故學者不可須臾離道便不可須臾離敬

按此章異說紛紛如姚江之徒合戒懼慎獨為一事合已發未發為一時劉蕺山以未發屬動已發屬靜

又東鄉謂慎獨後方有中和種種訛謬今一以章句

或問大全為主如日月出而爝火熄

講家皆以天命率性分貼中和按朱子文集內胡季隨嘗以此為問朱子答曰詳程先生說率性文義恐不如此又答黄子耕曰道與性字其實無異但性字是渾然全體道字便有條理分別之殊耳依此二條則性道不可分貼中和矣然今章句仍分貼愚嘗思之未發之時條理未嘗不具於渾然之中而斯時但

見其渾然而已故亦可以天命之性專屬之已發之時渾然者未嘗不寓於條理之内而斯時但見其條理而已故亦可以率性之道專屬之

第四節雲峰胡氏云上文言君子主敬之功見人心之於道不可離此言性情之德又見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也今講家多主此說然却未確道在人心本不可離論理固然然此節是推原道不可離之故非謂道本不離人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這一章見天下人品只在中庸中庸工夫只在一敬子思於前章發明中和之義這箇中和合言之只是一中這箇中是極平常的道理故謂之中庸然雖是平常而君子小人之分全在乎此故復引仲尼之言以明之謂天下之所共尊者君子而君子無他能體此中庸而已靜焉而無所偏倚也動焉而無過不及也平常之理無少或虧這便是君子天下之所共惡者小人而小人無

他不能體此中庸而已靜焉而不勝偏倚也動焉而不勝過不及也平常之理全與相反這便是小人可見這個中庸關係人品如此然是中庸也命於天稟於性固人人所共有亦人人所固有何以君子獨能體之何以小人則反是此其分塗處在敬肆而已君子之所以中庸者只是敬蓋其靜也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有君子之德矣而其動也又兢兢焉惟恐其動而差也必審其時之所宜而小心出之人見其變通隨時者皆其臨深履

薄而斟酌焉者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只是肆益其
静也不知戒慎不知恐懼有小人之心矣而其動也又
昧昧焉不顧其動之乖也一任其心之所欲而放縱出
之人見其揮霍有餘者皆其粗心浮氣所發見者也然
其所以或敬或肆者又有故焉君子惟知此理在我
故能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而隨時以裁處此中之用
小人惟不知有此理故不能戒謹恐懼而肆欲妄行雖
静亦動也不能隨時審中而無所忌憚動皆亂動也所

以章句又推出兩個知字猶之論語三畏章君子惟知天命故畏天命小人惟不知天命所以不畏此知字與致知力行之知稍異乃是為學之初先知其大槩與大學知所先後在八條目之先者一例學者讀這章書須知敬字是一個大關頭能敬便是君子路上人不敬便是小人路上人先離了小人的關然後再去細論知愚賢不肖過不及的病益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是在道中畧差了些子小人之過不及則在道外去遠了

小人反中庸不止一樣有自以為中庸而居之不疑者亦有以中庸為不足學而敢為高論者顯叛陰違皆在其中總是無忌憚的人不宜泥定一等人看萬歷中管登之曰鄉愿似中行亦似狷而遠於狂本色盡掩不似小人之無忌憚無忌憚之小人似時中亦似狂而遠於狷本色猶存不似鄉愿之閹然媚世鄉愿有忠信廉潔之似而用之以媚世其格局尚小小人有時中之似而駕之以應世其格局則大其說亦

通然畏意無忌憚之小人包得廣鄉愿恐只是無忌憚内之一種

第二節章句兩箇又字要細看諸家說不同有以平時臨事分者謂君子小人平日之氣禀學問既殊而臨事之立心制行又别是一說也有以内外分者謂君子小人内而存心既有公私之分外而處事又有當理不當理之異是又一說也有以動静分者謂君子小人方其静時既有能存養不能存養之不同及

其動時又有能省察不能省察之不同是又一說也

此於理皆無背然蒙引淺說皆主動靜言今姑從之

小人之心靜而不中猶未有事為而章句謂其肆欲

妄行者蒙引云小人無靜時所謂牿之反覆則其夜

氣不足以存

大全蔡氏謂此章上二句孔子之言下四句乃子思

釋孔子之言今講家則通作孔子之言此本無可考

但觀首章總註云其下十章葢子思引夫子之言以

終此章之義則通作夫子之言正朱子之意也

中庸其至矣乎章

這一章是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義夫子開口讚歎中庸却只用一至字見得中庸是個恰好的道理增一分不得減一分不得的這個是萬世不可移易之理宜常行於天下且又是人之所固有初非高遠難行之事但人之生不能無氣稟物欲之拘蔽惟賴有教以裁其過引其不及然後能

復歸於中自世教之衰人不知其為性之所固有而氣禀物欲日益用事初焉拘於氣禀猶覺有不安者久之且忘乎其為氣禀矣初焉蔽於物欲猶覺有不安者久之且忘乎其為物欲矣過者不自知其過見有偶蹈夫中者反以為鈍不及者不自知其不及見有偶企夫中者反以為迂在上者不能舉之於上而政日乖在下者不能舉之於下而學日漓盖其所由來者非一朝夕矣有主持世教之責者可不思所以興起而挽回之使鮮

能者皆可能乎這一節能字與下章鮮能知味不能期月守中庸不可能惟聖者能之以至果能此道矣至誠能盡性能經綸大經至聖能聰明睿知諸能字脈絡皆貫通學者讀這章書須要用力去變化氣質掃除物欲必求至於中庸而后止不可自謂曾用過幾分敬謹工夫幸免於小人足矣即稍有過不及亦不妨事吾人學問過了小人一關又須要過衆人的關過得衆人的關方成得箇人下文知愚賢不肖皆所謂衆人皆非吾住

足之處

按章句世教之教與修道謂教之教皆通上下而言民即人也易曰君子辨上下定民志民字亦兼上下言

舜其大知也與章

這一章承上章言道必能知而後能行舉大舜正以見能擇之知問察隱揚則非知者之過執兩用中則非愚者之不及問察隱揚是不自用而取諸人執兩用中是

在吾之權度精切不差不自用而取諸人與孟子舍已從人話頭不同孟子言取善之公此則言擇善之精好問好察要看得好是由大知而能問察抑由問察而知益大蒙引曰聖人固無不知然亦有未知者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若曰已知而復問則是偽也聖人無偽朱子曰雖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寓焉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之别不能然也皆説得極明隱惡見其廣大揚善見其光明蓋聖心有善無惡善與

善遏自不覺其揚善與惡遏自不覺其隱而又知天下之善鼓舞之而愈出遏抑之而遂阻尤不能不揚天下之惡其初本善其終可歸於善其一時雖蔽於惡而其善者未嘗不存於中激之則遂成其為惡隱之則漸復其舊尤不能不隱此正聖人聰明之用非第可見其心之純粹忠厚也執兩用中內有孟子若決江河沛然莫禦氣象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是舉首尾以該其中間不止兩而已衆論不同皆是善其惡者已隱而不宣

這個兩端是最難擇的各有一種道理各有一種學術其是非在毫釐之間其得失在幾微之際舜則洞燭其所以異同之故雖同在揚之之例而當取則取無一毫游移當舍則舍無一點含糊斟酌盡善而中見焉如一論厚薄也極厚之說是則以極厚者為中極薄之說是則以極薄者為中厚薄之間是則以厚薄之間者為中如一論大小也極小之說是則以極小者為中極大之說是則以極大者為中小大之間是則以小大之間者

為中他可類推或獨用或並用或合用或分用無不適宜在人發之為過言在舜用之皆元德以此治民所以成四方風動之化然則知者不必求之過也如斯而已足為舜愚者不可不及也必如斯而後可為舜天下有大知如舜者而道其行矣夫學者讀這章書要知人之學問不可不虛心不虛心則自以為是而不能集益又不可不細心不細心則漫無主張而不能揀擇雖舜之地位非可驟到苟能虛心細心則聰明日開一日學問

日進一日安在其終不可幾也顏子曰有為者亦若是斯言豈欺我哉

按或問以問察隱揚為非知之過以執兩用中為非愚之不及此是論其大綱如此其中又各自有過不及今講家便以此議或問則謬矣

回之為人也章

這一章是承上章言道既不明必仁如顏回然後道可明也在夫子口中擇守並重在子思引來則重在能守

一邊大抵中庸之理是最難擇的亦是最難守的人稍有志於學誰不思擇亦誰不思守然氣禀囿於中物欲擾於外非爲所蔽而不見則爲所惑而不定故有終身擇而終身不中庸者矣非牽制之而使不得前則引誘之而使不能却故有終身守而終身失中庸者矣此人之所以多或過或不及而道常晦於天下也若回之爲人識足以超出乎氣禀物欲之上力足以戰勝於氣禀物欲之間其一生工夫只是能擇能守能擇即博文事能

守即約禮事中庸常伏於幾微之間舉世所不能見者而回能見中庸常介於疑似之際舉世所不能斷者而回能斷有時以無過為中庸者回則知其不可過有時以無不及為中庸者回則知其不可不及氣禀不得而蔽物欲不得而惑其能擇乎中庸如此中庸當利害得失之際人所易屈也而回不屈中庸當紛華盛麗之交人所易動也而回不動既知無過者為中矣則力抑之而不使過既知無不及者為中矣則力進之而不使不

及氣禀不得牽制物欲不得引誘隨擇而隨得者隨得而隨守其拳拳服膺而弗失有如此此益夫子教以博文約禮而見其至明至健實能盡博約之功故深喜而歎之歟而子思引此則以為道必如是而後可明與前章之引大舜後章之引子路同一例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擇守工夫缺一不可後半部中庸言明善誠身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大學言格致誠正修孟子言知言養氣都是擇守並言須將這兩件工夫猛力去做

勿為氣稟物欲所阻撓自然其進不可限量令人不如顏子不是顏子不可學只是不能如他這樣擇守

此章與舜其大知章相對只重知行之分大全朱子以安勉分看雲峰以窮達分看俱是餘意非正講雙峰饒氏云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胸之間而不失不是只守一善講一善最明明季講家欲將一字作一貫之一看大謬

擇乎中庸明非知愚之過不及服膺勿失則非賢不

肖之過不及或問却以擇乎中庸為非賢者之過服膺勿失為非不肖之不及或問是專以行言

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這一章大意謂中庸不可能必如後章所言之勇乃能之耳與前引舜回二章一例不可能不是言道之不可能乃是歎人之不能此道也中庸非於三者之外别有一理三者無過不及即是中庸如管仲之一匡天下晨門荷蕢之果於忘世召忽死子糾之難則非中庸若堯

舜之治泰伯之讓比干之死即中庸也章句云三者亦知仁勇之事據大全陳氏之說則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據蒙引之說則三者又各自有知仁勇此二說不相悖葢合言之則三者各有知仁勇分言之則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章句又謂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此即下章所言之勇也無一毫人欲之私即承義精仁熟而言義不精則將錯認人欲作天理仁不熟則天理或牽制於人欲下章四個

强哉矯俱包此意在内學者看此章書必須玩味下章方知中庸不是真不可能的然所以必先說此章者要人知中庸是一箇至難的方纔知下章之强必不可少今且就中庸之難處細細體會假如吾輩遇一件事去處分不是過便是不及或過於剛或過於柔或過於厚或過於薄以至豐儉煩簡語默張弛種種易偏如何得恰好即這件事處得恰好了那一件事來照依這件事處之又差了即同是這件事今日處分得恰好明日照

依今日處分又差了如夏葛之不可用於冬渴飲之不可用於饑不是見不真便是立不定不是囿於氣稟便是溺於習俗不是蔽於私意便是累於私欲真個是不可能以顏子之資禀尚且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只為這個中庸是難能的而況中人以下乎知道他這樣難便當思如何方能見得真如何方能立得定如何方能不為氣禀習俗做主如何方能不為私意私欲牽制若非下章之强安能到得所以子

思緊將夫子告子路之言述於此章之後其指示學者之意可為深切著明矣更有一説明季講學家惡當時之多鄉愿往往謂中行不易學恐其流入鄉愿不如且學狂狷狂狷雖有病痛然却不失聖門氣味是因中庸不可能便不去求能也此大不然當日聖門狂狷皆是學中行者也學中行不成仍舊是一狂狷若主意只要做狂狷其病有不可勝言者矣千古聖學只有求中一法

子路問強章

這一章承上章中庸不可能言必如夫子告子路之強然後中庸可能中庸之所以不可能者只是不強不強不但是懦弱有血氣之剛而無德義之勇便算不得強子路平日夫子以好勇過我儆之以兼人抑之以不得其死戒之以暴虎憑河責之其病痛正在血氣用事此處問強便見其習氣融釋未盡猶然行行氣象也夫子以三端問之猶之子張問達而先詰之曰何哉爾所謂

達者南北之强氣質之偏也而强者學問之正所以變化其氣質也寛柔以教與誨人不倦不同不報無道與犯而不校不同寛謂不拒人而皆有以教之故註謂之含容柔謂所教者不强其從故註謂之巽順此不是中道如夫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而又有不屑之教誨彼皆不管而一於寛柔不報無道不論當報不當報亦非中道如夫子云以直報怨禮兄弟之讐不與共國父母之讐不與共

戴天彼皆不管而一於不報此其人皆自以為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乃天下之大力量也而不知其囿於風氣也此君子是泛言與下文和而不流之君子有别居之是以其强自處非居其地也衽金革之衽是借用字有習而安之意人以為危者彼以為安也衽金革不定是用兵乃借以狀其樂禍之情死而不厭亦非必定死言其雖至死而不悔也如後世游俠刺客之徒皆是此其人自以為能為人之所不能為乃天

下之大力量也而不知其囿於風氣也章句於上節則曰君子之道於此節則曰强者之事有彼善於此之意然要之皆為風氣所束縛桎梏不能自脫雖自負為强由成德之君子觀之則皆天下之至弱者耳非學者所當强也學者所當强則亦學君子而已君子之强在理不在氣在以理自勝不在以氣勝人故有時與人同是謂和和則易流而君子不流此理不可奪也有時與人異是謂中立中立則易倚而君子不倚此理不可奪也

以至處窮處達境不一而君子之不變則一此理無之而可奪也就其知之明則謂之能擇而非如是之强則不能擇就其行之力則謂之能守而非如是之强則不能守義至此然後精仁至此然後熟豈南北之强所可同日而論哉中庸之不可能者必如是而後可能也此中和與首章中和深淺不同故蒙引云和與中立字輕與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一例强處全在四不字上又曰中立者無依而獨立也此中字淺與中庸之中不同中

立猶未是强必至於不倚乃為强也又曰和者柔德也中立者剛德也皆說得最明明李講家有謂此中即無過不及之中者謬矣又有謂和而不流者和而不一於和同而能異也中立而不倚者中立而不一於中立異而能同也此說蒙引已辨其非謂其太拘於對偶况朱子

或問講不倚之義專以獨立不仆言與蒙引所謂伯夷孔子舉世非之而不顧意同又何必立異也不變塞章句謂塞未達也明李講家有以塞為韜斂晦藏不自表

暴之意者大謬又有以不激不隨為不變未達之所守者亦未盡陳幾亭曰不變塞非處通顯之地不改寒素風也若然一楊綰耳何當於中庸之强哉益致主匡時君子塞時之素心其用也必堯舜君民如伊尹之於湯此之謂不變以幾亭之說推之則不變平生之所守亦是此堯舜君民之念百折而不磨不但不諂屈已也學者讀這章書須要辨别血氣之强與德義之强如南之以忍勝人北之視死如歸亦能不以富貴貧賤移易其

心其力量儘好然不得為君子之强若彼所守者氣也若君子平平常常只是於天理上立得脚定便為成德之人繼往開來使中庸之統不絕於當世者必歸此等人故血氣之强不可有德義之强不可無

或疑南方之强是黃老學問此亦不必限定黃老固是南方之强而南方之强不必皆黃老黃老以屈為伸却有機械只是南强中之一種

明季講家以和不流為處衆之道中立不倚為持己

之道大全蒙引俱無此說看來處衆亦有和處有中立處持己亦有和處有中立處不必如此分

大全朱子以四者為能擇能守後事似與章句不同然必能擇能守而後進於強亦必有如是之強而後可為真能擇真能守朱子之說固未嘗矛盾也

素隱行怪章

這一章因上數章分言知仁勇以為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自民鮮能久矣至此只如一章民鮮能與惟

聖者能之正相照應前言道之不明不行由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然未詳言賢知之過如何愚不肖之不及如何此章言素隱行怪便是賢知之過遵道而行半塗而廢便是愚不肖之不及至舜之知回之仁告子路之勇合之便是此章之聖大抵道底於中盡於聖聖只是中之至夫子雖不敢以聖自居然必揭出一個聖者見天下只有一條正路猶孟子言法堯舜而已矣素隱朱子謂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行

怪三山陳氏謂如於陵仲子申徒狄尾生之類是也此隱字是隱僻之隱是常道之外者下章費隱是隱微之隱乃常道之中者蒙引謂一邪一正字同而義不同最是言後世有述則當世可知時觧謂後世聖遠言湮故易惑此近鑿這種人能知人所不能知能行人所不能行似猶愈於半塗而廢者然過猶不及彼所謂人不能知且行者皆人所不必知不必行者也遵道而行半塗而廢章句謂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大全朱

子則曰半塗而廢是其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安穩互相發明半塗而廢與孔子所謂畫孟子所謂進鋭退速其病不同及其歸亦一而已這一種人亦是學問中人所以謂之君子然究其歸是亦愚不肖也故雲峰胡氏謂此君子是泛言與下文依乎中庸之君子以成德言者不同隱怪是失之過半塗而廢是失之不及各是一病時說有謂半塗而廢是好奇之心所使終歸於隱怪者非也若隱怪之中又自有過不及之病如尾生之信

則失之過如黄老之清淨則失之不及然本文之意則總謂之過也吾弗為之吾弗能已只是言道之所在吾弗敢過道之所在吾弗敢不及即學不厭之意至誠無息是朱子推言之非夫子口氣既言弗為弗已又舉君子言之者葢言彼一過一不及皆非吾所安吾之所學者其惟君子乎君子即聖者聖非吾所能及然不敢不勉這一節雖若歉焉不敢自居實有必欲到此地位之意猶孟子言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勿竟推開依與遵不

同存疑謂依是出於自然不着力遵道則着力也最明依乎中庸句依註繫與素隱行怪對照中庸雖兼無過不及然此却只對過一邊說遯世不必是避世只是與世相違如天山之相望而不相親不悔不但是不改操亦不動念又不見有心把持道在我自忘顯晦高中元曰言遯世又言不見知者蓋身遯而名猶彰彼好名者猶能甘之惟身既遯人又不知乃人所甚不堪者顧涇陽云不悔與人不知而不慍有辨慍者是已而非人悔者

狥人而忘巳不愠自反之至也不悔自信之至也然遯
世不見知聖人止不悔而巳老子謂知我者希則我貴
矣多了我貴一層意思便非皆說得最有味遯世不見
知句依註緊與半塗而廢對照處窮如此則處達可知
時觧有謂依中庸句當與素隱遵道二句應遯世句當
與有述半塗二句應其說甚謬與章句相悖雙峰饒氏
又謂依乎中庸未見其為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
難處將二句强分難易蒙引淺說因之遂謂必至遯世

不悔方是知盡仁至皆非章句意能依自能不悔所謂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也何難易之可分哉註中知之盡數句總承上來不専承不悔説唯聖者能之勿説得太高聖只是盡其性之所固有人自不能如聖耳弗為弗已求至於是而已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天下道理止有一箇中中到極處便是聖天下更沒有兩條路可走只皆因氣拘物蔽非過則不及遂做成一個世界不但素隱行怪與半塗而廢互相飛刺就素隱行怪中又自有

許多様不同半塗而廢中又自有許多様不同總之皆離乎中而已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尋這箇中須是以戒慎恐懼之心做知仁勇的工夫以聖為中之的求其必至於是切不可被氣禀物欲做主走到那兩路上去

按末節與弗為弗已對看是安勉之分與隱怪半塗對看是中不中之分此章正意重在中不中上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這一章言道無不在以申明不可離之意所以歸之君子者以君子為能不離乎道也其實章內只就道言不就君子身上言費而隱講家謂子思因素隱之徒求道於虛無寂滅故特指而言之曰君子之道非徒隱也乃費而隱也此說似是而非中庸之作為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作也豈專為素隱一流哉費隱皆就理言不可認氣為費認理為隱自夫婦之愚以下皆就費言而隱即在其中夫婦之愚不肖是夫婦中愚者不肖者愚

不肖所知能如事親敬長之類聖人所不知不能朱子曰人多以至為道之精微處若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則與庸人何異至乃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不緊要之事又曰夫婦之與知與能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皆說得至妙天地之大以道言不以形言聖人也盡不得天地也盡不得是語其大而其大無外莫能載也愚不肖所知所能即是是語其小而其小無内莫能破也何等樣昭著何等樣活潑故

復舉鳶魚之詩申言之鳶魚之飛躍氣也當飛當躍者道也是隨舉一物皆可見道不可泥在鳶魚上林次崖嘗推言之曰日月星辰風雨露雷一鳶之飛也水火土石山川動植一魚之躍也自人言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起居食息幽而暗室屋漏顯而宗廟朝廷亦一鳶魚之飛躍也自此章言之夫婦之能知能行此鳶魚也聖人天地之不知不能此鳶魚也此理流行天地間真隨處充滿無少欠缺亦無滯礙堯之則天以此則也舜之

無為而治以此治也周公之制禮作樂以此制作也夫子之一貫貫此也顔之簞瓢樂此也點之瑟見此也孟子之必有事程子之主敬所以求乎此也要如此推開看方妙子思謂之察程子又謂之活者何也使道有一處不到則微而不著滯而不活矣道則無處不在豈不察甚豈不活甚潑潑地是贊其活也末節章句謂結上文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及語小莫能破察乎天地結聖人不能知行及語大莫能載而鳶魚一節兼大小

言者亦總結在内這造字察字都不是用力字講家有欲將末節作君子體道之功者非也下數章方就君子所以體道者言之此章則皆就道體言耳今日學者看這章書總要曉得道無處不在何處可容吾放肆何處可容吾怠惰真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知其造端夫婦則隱微之功不可無知其察乎天地則擴充之功不可無須刻刻體認處處檢點方不負子思一點喫緊為人之意

此章所謂大即後所謂洋洋所謂大德敦化也即前所謂中所謂天命之性也此章所謂小即後所謂優優所謂小德川流也即前所謂和所謂率性之道也大是萬物統體一太極小是萬物各具一太極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大全雲峰胡氏及蒙引皆以隱為天命之性費為率性之道此未是存疑不主其說朱子語類亦嘗辨之云不當以中為隱以和為費又有謂隱即莫見乎隱之隱此與看作索隱之隱者

同一謬也莫見乎隱之隱以心言費而隱之隱以道言索隱之隱是常道之外者費隱之隱是常道之内者何得牽合

章句謂末節是結上文而或問中所謂夫婦之際隱微之間一段又却似就工夫言故時文多淆惑不知或問是就言外說不得以此亂章句正旨

道不遠人章

這一章因上章說道如此其費恐人以濶遠求道故言

道不遠人朱子曰道不遠人三句是一章之綱下三節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葢此道常昭著於日用常行之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事而求之高遠便非所以為道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也自伐柯以下章句取張子正蒙之言分三節各自一意近日講家俱謂三節相承重在違道不遠一句而伐柯一節則為忠恕發端丘未能一節則詳言忠恕之事此非章句意葢論道理則忠恕子臣弟友皆相貫通但

夫子立言之意一則以治人言之一則以愛人言之一則以責己言之每節各言一事不當牽合故大全雲峰胡氏及淺說皆依章句截然作三事看學者不當從晚近之說而輕議章句也君子以人治人史氏謂猶云君子以在己之道自治其身此於理固無礙然治人就教人言章句甚明不必立異史氏又謂章句之所謂衆人非庸衆之衆雖堯舜之聖亦衆人中之人耳畧改非畧改而不必至於至善之謂若畧改而即止則孝不必十分

孝忠不必十分忠皆可止耶雖堯舜之孝亦不遠人之道耳孝未至於堯舜便是為子之道未盡而雲峰胡氏則曰以衆人望人不敢遽以聖人責人也二說似不同然雲峰所謂不敢以聖人責人者不敢以聖人之大而化者責人耳若至善恰好處則是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豈有不至於此而遽止之理雖曰因上章之言極其廣大故就篤實處言之而非為拙工改廢繩墨也二家之說原不相礙改而止亦非止而不教只是至善恰好

無可增損若提撕警覺則固無止時也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論語是聖人之忠恕中庸是學者之忠恕恕之熟者方是仁乃張子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何也蒙引曰謂之盡仁者即孟子所謂求仁莫近焉之意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止是恕而章句謂是忠恕之事者朱子曰忠恕二字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子臣弟友大全或問蒙引淺說皆主夫子自己之子臣弟友言不是汎說葢夫子雖未嘗為

君而有臣然古人君臣字多通用凡卑之於尊僕隸之於主皆有臣義自庸德下有主君子之道言者有謂是孔子自責自修之事者蒙引云慥慥贊美之詞不應夫子自言而自贊美今當斷自庸德之行以下為正言君子之道謂己之所未能者皆君子所已能而自勉之意則在言外以子臣弟友之事體之於身者庸德也庸德則行之而踐其實無虛飾也以是道而責之於人者庸言也庸言則謹之而擇其可無虛詞也庸德易至不足

況愈行則愈見不足有不足則不敢不勉庸言易至有餘況愈謹則愈見有餘有餘則不敢盡謹之至則是其言也兢兢顧其行而惟恐其不符行之力則是其行也兢兢顧其言而惟恐其不逮此二句是承上文意而衍之非又深一層正所謂慥慥也三節各就一事言不相蒙而皆以見道不遠人之意彼素隱行怪者不知此而日求之荒唐虛渺則雖曰治人也適以亂之而已雖曰愛人也適以害之而已雖曰自

責也適以自棄而已即有志於聖人之道而不知於庸行之常漸次求之遽希乎聖神之域亦非所以治人愛人責已也讀這章書可見道不外人倫日用之間人之所以為人全在乎此不可須臾離今日學者病痛不在遠人只患在於當知當行之道不肯去篤實用功全被氣禀物欲做主是將不得為人豈但遠人而已切宜猛省

此章以費之小者而言而總註謂丘未能一者聖人

所不能此句要看得好此是就小處看亦有聖人所
不能雖借前章之語而實與前章不同勿泥看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章

這一章言進道之序自道不遠人章至此乃是一步緊一步雙峰饒氏謂其迤邐放開者謬蓋道不遠人章因上章說得濶了故特說個人字則已切矣然曰人則見在未來皆人之所當盡也故又說個位字則益切矣然曰位則高卑遠邇皆位之所有也故此章又說個自邇

自卑則愈切矣合諸章看子思一段喫緊為人之意何等細密君子之道道字即道不遠人之道存疑謂是進為之道與大學之道道字一例看者非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方言進為之道或問甚明高卑遠邇明季講家俱云未達即是卑邇既達即是高遠高遠即寓於卑邇之中卑邇之外無行遠登高之道此說不是依此則似以高遠屬隱卑邇屬費玩後章總註云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言則知此章高卑遠邇俱當就費上說夫婦所

與知與能者卑邇也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者高遠也且
并不必說到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葢此章因上章說個
位字而位之內有高卑遠邇之不同故又以其序言之
則此高遠只是位內之高遠蒙引云自知之始而漸至
於知之盡自行之始而漸至於行之極自戒懼而約之
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自謹獨而精
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又如始於
灑掃應對而終於窮理盡性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

於平天下皆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類也存疑曰理無遠邇高卑自人之所見而有不同此皆說得極明然則以兄弟妻子為卑邇父母為高遠何也蓋人子之事父母固在妻子兄弟之先然使不能聚一家之歡心以事其親父母如何肯順故以此為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事在詩意本云雖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必兄弟既翕而後和樂且耽則是兄弟真能宜室家樂妻帑者也因兄弟及妻子子思引來乃以和兄弟宜妻子對言之兄

弟既翕和樂且耽則是能宜爾室家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則是能樂爾妻孥矣此斷章取義也和之宜之不要看粗了修身刑家潛孚默感非盡格致誠正之功者難言之暗室屋漏有一愧怍焉不能宜而和也夫順父母宜兄弟和妻子皆庸德耳皆素位中所當然耳然高卑遠邇之不可紊如此則庸德之中猶不可不循其序也況欲求之庸德之外哉素位之中猶不可不循其序也況欲求之素位之外哉學者讀這章書要知聖賢學

問最怕是躐等凌節夫子一生自十五志學至從心不踰步步有次序教顔子博文約禮必循循善誘天下没有無次序的學問但有一說高遠固必自卑邇然卑邇工夫不是容易做的須時時戒謹恐懼臨深履薄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方能得力若少有踈忽便成病痛這卑邇處便阻住了

鬼神之為德章

這一章重在誠字自道不遠人以下三章因上言費隱

而指其切近者以示人恐求道者之騖於廣大也此章又因上言費隱而指其真實者以示人恐求道者之飾於虛偽也故此章誠字乃一篇之歸宿其以鬼神言之者蓋道不離乎形氣前以鳶魚言道即物之形以見道也此以鬼神言道即物之氣以見道也這鬼神二字與論語季路問事鬼神之鬼神不同論語鬼神是耑指天神地祇人鬼言這個鬼神是統言天地間氣之靈處凡天地之春夏秋冬人身之語默動靜無非鬼神章句恐

學者求鬼神於杳冥故引程子之言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又恐程子之說未見鬼神是隂陽之二氣故用張子之說繼之又恐張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故又以一氣貫之二氣以隂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隂陽之流行者言鬼神之為德猶云中庸之為德猶云鬼神之為鬼神侯氏以鬼神為形而下鬼神之德為形而上非也盛處在下節體物而不可遺上或謂必合視不見聽不聞始見其盛非也葢此章

雖兼費隱然隱字乃帶言之仍重在費大抵費隱二義

在第十二章本並重自道不遠人以下八章皆重言費

至下半部言天道人道乃漸歸重於隱蓋下學上達之

義也體物與生物不同體字該生死陰陽一合而物以

之始始者神之伸也陰陽一散而物以之終終者鬼之

歸也自體物不遺以上所言鬼神甚濶自使天下之人

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所當祭之鬼神

言之見鬼神隨祭而隨在流動充滿發見昭著所謂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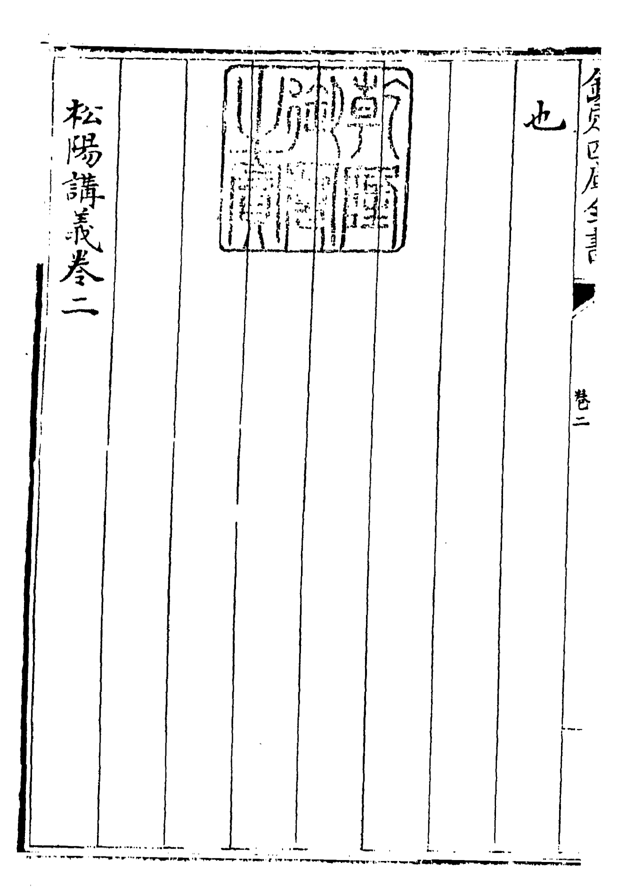
物而不可遺者可驗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是恍惚無定之意乃是言其無處不是鬼神此鬼神則是季路所問之鬼神神之格思之神亦是此類之神但不就祭祀言耳此四節言鬼神之無不在即是言道之無不在章句雖止就陰陽言而所指則道也末節乃歸結於誠曰夫鬼神不見不聞微也而乃體物不遺若是其顯而不可揜何哉蓋以其實有此理其來而伸者陰陽之合也則實有是合特其合也無形與聲耳其往而屈者陰

陽之散也則實有是散特其散也不可得而見聞耳此其所以能始乎萬物終乎萬物而不可揜也鬼神體物誠體鬼神大全蒙引存疑皆言首節鬼神之盛末以誠言此節乃推原其所以盛明季講家謂首節鬼神之德即指誠言此節是申贊其盛不是推原其所以盛此誤也這誠字是中庸第一個誠字子思既於此發其端至下半部乃極言之葢非誠則中庸三達德五達道皆虛學者讀這章書須省察身心不可使有一毫不實真積

力久到至誠地位則三達德五達道一以貫之矣至誠不是一時可到而誠的工夫則今日就要做起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矣切宜猛省
此章鬼神固不耑以人物之魂魄言然人物之魂魄亦在其中學者所不可不知程朱之論謂人物氣聚而存氣散而死氣之精英為心心亦有散時但纔死散未盡所以有祭祀之禮王陽明謂心無生死與程朱所見不同高忠憲甚宗朱子而此說則同陽明謂

豈有賢愚善惡同歸於盡者此皆渉於釋氏輪迴之說陳幾亭嘗論之曰人死而有不滅者存以為必有則古今遞積日增一日矣以為必無則伯有之事甚衆葢大德無聲臭而長存強厲不遽散昏蒙衰朽之人應時散耳斯言近似然須知大德亦非有意長存只知有至誠無妄所謂生我順事没吾寧也長存其自然之驗耳若兾其長存而求之虛無寂滅即幸而存亦與強厲不遽散者等耳非君子正誼明道之學

也



松陽講義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松陽講義卷三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王嘉曾

謄錄監生臣王思謳

松陽講義卷三

贈內閣學士陸隴其撰

舜其大孝章

這一章同下二章皆是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乃費之大者而這章則就德之動天者以見其大也不是說必如此然後為孝要見得如此亦不過完得一個孝極古今不常有之事皆是孝中所有可見庸德之分量

無窮無盡夫子恐人將孝字看小了有一二分德行便自以為能顯親有些小爵禄便自以為能尊親養親畧畧光前裕後便自以為能慰親心故不覺深致歎於舜曰舜其大孝也與葢言孝之量本大惟舜能全乎其量此一句是綱下五句是目德為聖人其顯親之大何如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其尊親養親慰親之大何如且是尊富饗保非僥倖而得之皆德之所自致葢德不大則一身之榮枯皆聽之渺茫不

可知之數德既大則古今之盛遇皆操之夙夜宥密之中故大德未嘗有求位之心也而九五之尊直可以德必之大德未嘗有干禄之念也而共球之貢亦可以德必之名非大德所敢要也而令聞令望必歸大德壽非大德所敢祈也而期頤耄耋必在大德自古之有德者皆然而舜其彰明較著者矣不觀生物之天乎生物者天也而物之榮落天不能主特因其材焉耳天非有心厚之亦非有心不厚之也其材而為栽者耶栽者固有

可培之理天則因而培之培之者天而所以致天之培者仍物也其材而爲傾者耶傾者本有可覆之理天則因而覆之覆之者天而所以致天之覆者仍物也又不覯之周詩乎言可嘉可樂之君子其德既宜於在野之民在朝之人而受天禄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愛之佑助之寵命之而又申重之其已然者如彼其方然未然者又如此夫詩言令德之宜民人即物之栽者也受禄而保佑申即天之培也天亦因君子

之材而篤之耳禄之受孰非德所自致乎故自古大德之君受天命而為天子皆自其德必之其權不在天而在德舜之所以為大孝者如此若使其受命特僥倖而得之斯亦不足以為孝矣夫極宇宙非常之德業皆是這孝內所有孝之無窮盡如此莫非道之費為之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舜是何等樣孝只完得本分內事這個原没有限量安有可住足之處須儘我力量做去終身無一刻懈怠庶幾少盡萬分之一

此章以德與尊富饗保證明大孝白雲許氏之説如此

新安陳氏謂以理言則必然以數言則或不必然理者其常而數者其變也朱子或問亦如此説此皆是于子思本文言外之意尋繹義理有所擴充亦不可不知

第二節蒙引云此亦是即舜之事而論其理如此與下文裁者培之同意非專就舜一人言也其曰舜年

百有十歲章句以證其實耳依淺說則第一第二第五節俱就舜說惟第三第四節泛說蒙引是

武王周公章

這一章就武王周公之孝以見道之大達孝二字是綱善繼善述乃達孝之實也春秋三節即所制祀先之禮以見其善繼善述郊社節合事帝祀先之禮以見其善繼善述盡盡倫盡制總是孝中事則總是道中事可見道無限量達孝依註只是天下之人通謂之孝蓋合乎

人心之所同然則人自不能不歎服與天下歸心同例
這不是空空讚歎便是合天下遠近親疎剛柔知愚之
人都化於孝中了雙峯饒氏謂達孝是承上章三達字
而言此謬也明季講家作達權通變之達看尤謬次節
泛論孝的道理而武周在其中善繼善述功業有功業
之繼述制作有制作之繼述二善字大全蒙引存疑俱
兼守常達變說當變通而變通固是善當持守而持守
亦是善明季講家專指變通言者總之先王之志事

只是一個道道上擴充得盡便是善繼善述註中原合

纉緒有天下制作言之不專指有天下也春秋以下亦

不是以之盡槪善繼善述只舉其禮制之大者言之春

秋二節即註中所謂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乎

上下者言之黄氏洵饒謂下文指上章下文言此謬也

明季講家以敬其所尊為通乎上屬之春秋節以愛其

所親為通乎下屬之序昭穆節亦非盖以敬所尊愛所

親分配二節可也而以註中通乎上為敬所尊通乎下

為愛所親則誤甚矣講字又或以上節為禮備下節為義周或以上節為時祭下節為祫祭其說皆謬上節是事神之謹下節是待下之周須知總是一時的事祖廟即是宗廟可以稱祖亦可以稱宗朱子或問中論廟制最詳學者必當細玩陳宗器見于尚書之顧命篇設裳衣見于周禮守祧之職薦時食見于周禮庖人之職註中只是舉一以概其餘俱當深思細考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此禮字專指序立之禮而言不泛指祭禮昭

穆二字亦詳于或問中陳介眉曰序者不過分別其班次耳子姓祼將有宗祝有司之事則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列在阼階之下則序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為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為別也最明時文家每多誤看甚至如艾千子疑序昭穆皆西向大祖此是以見其讀禮不精之過爵有貴賤然皆是貴者貴中有賤以別尊卑也序事言辨賢而不及否盖禮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

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是則與祭之士皆賢此辨賢只是辨其材能欲用人不自違其能非辨賢與不肖也大全許氏兼賢否言則是論人之賢否其說稍疎旅酬下為上註言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按儀禮是弟子先自卒觶以勸其長飲非為其長者代斟酒也時文家往往有解作斟酒者其謬誤則起于蒙引亦是讀禮不精之故逮賤之賤指卑幼言然不必定是童子序齒是從

昭穆中序齒非泛序齒淺說云當序昭穆之時昭穆同
則論爵爵同則論齒而齒輕于爵至燕毛之時則分昭
穆以論齒而爵又不復論矣此說本蒙引如此講則序
昭穆與序齒方有分別序昭穆燕毛是同姓之事序爵
是異姓之事序事旅酬是合同姓異姓之事這兩節祫
祭時皆如此時祭時亦皆如此以言乎其禮則皆無不
備以言乎其義則皆無不周自上及下皆得盡其尊祖
敬宗之心武周所制祭祀之禮如此可見其善繼善述

矣當其時但見武周所踐之位先王之位也主祭助祭各有其次武周所行之禮先王之禮也堂事室事各有其典武周所奏之樂先王之樂也堂上堂下各有其節蓋于道上無絲毫欠缺即于志事無絲毫不合以此位禮樂而敬祖考敬先王之所尊也如春秋一節以此位禮樂而愛子孫臣庶愛先王之所親也如序昭穆一節先王雖死矣而事之如生先王雖亡矣而事之如存孝至此亦可謂至矣天下之人有不通謂之孝者哉這一

節註雖云結上文兩節然上兩節通上下而言這一節專就武周身上言畧有不同此以上是就其祀先之禮觀之其孝已如此況其所制祭祀之禮更不止于此總而言之有郊社之禮焉有宗廟禘嘗之禮焉郊之禮惟天子得以行之以事夫上帝也社之禮則通上下行之以事夫后土也宗廟之五年一禘惟天子行之以祀其先也宗廟之三月一嘗則通上下行之以祀其先也這郊社禘嘗之禮其義至爲深遠當時武王周公體道工

夫到極至處真見是道察乎天地所以能制得這個禮這不是容易的人若能明得一個禮義則其識見便與武周一樣其力量便與武周一樣這便到一貫地位了天下更無難事治國有不如示諸掌乎武周制作之妙如此所以謂之善繼善述所以謂之達孝令人未能到這個地位縱或有些好處不過是道中之一支一節以視武周聖人真不啻有霄壤之别何得便自畫學者讀這章書須先將這個大規模存在胸中却先從卑邇處

做起由順父母宜兄弟和妻子漸漸擴充去不到極至地位决不肯歇手庶幾有個長進的日子若先自已放倒便終身不能見聖人藩籬子思所以言道之費必推論至此指示學者之意深矣切不要作武周論贊看過了

春秋二節俱兼時祭祫祭明季講家以上節為時祭下節為祫祭旨謬上節是事神之謹下節是待下之周總是一時事祖廟即宗廟可稱祖亦可稱宗又有

以敬其所尊為通乎上層春秋節愛其所親為通乎下屬昭穆節亦非盖以敬所尊愛所親分配二節可也而以註中通乎上為敬所尊通乎下為愛所親則誤矣

一說謂不言后土者省文也註中極明時文生出地統于天陰統于陽之類殊為可笑郊之說有主分者有主合者有謂祭社亦是社者三說主分者為長余初主社之說說未是

郊社禘嘗自先儒鄭康成王肅各持一説紛紛爭論互有是非總折衷於朱子而已學者欲知其詳宜先求之三禮註疏而以朱子之説斷之然朱子亦間有未定之論如此章大全朱子取五峰無北郊之説恐北郊不可謂無此章偶言社而不及北郊耳通考吳氏澂之説最明

自誠明章

這一章是下十二章之綱領見天道人道始分而終合

子思益深有味乎前章天道人道之言將分知行分天人觀之而此章先統知行統天人觀之謂夫不能盡同者氣質之禀不可限量者學問之功有一種人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此自誠而明也是其氣質純粹所性而有者乎即所謂誠者也有一種人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此自明而誠也是其氣質不能不稍有駁雜由教而入者乎即所謂誠之者也此其從入之途不能不異然及其成功一也以性而有者言之誠便明矣其於此

理固無少虧欠以由教入者言之能明理則可至於誠矣其於此理亦無少虧欠所不同者遲速之間耳而豈有異哉兩個則字雖上一則字意緊下一則字意慢然總是決辭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子思意思全歸重人道上自古聖人從這一路做成者多生知安行者能有幾人今日我輩所以未得為聖人只是不能博學審問慎思明辯以求明篤行以求誠耳不是聖人不可學努力努力

兩箇自字淺說云自夫德無不實明無不照者言之則謂之性自夫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言之則謂之教明季講家皆如此說葢以誠明二字無節次非由此至彼也然大全葉氏謂自誠而明自明而誠與淺說不同似亦無礙但不可認誠明二字有節次耳

大全朱子云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之也與首章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二字義不同說得極明明

季講家必欲混而一之真屬怪事
末二句大全三山陳氏雙峰饒氏淺説俱作成功則
一看獨存疑謂下二句只是申上二句無成功一也
之意此不可從
其次致曲章
這一章是以誠之者之仁發明人道然章内仍兼知行
言蓋行必本於知知行原不相離也承上章言至誠盡
性恐學者道是性只至誠能盡不知性本人人固有亦

人人能盡雖不能一時即盡無不可漸次而盡只看用力何如耳故開口說一句其次致曲是教人用力於性之方其次註謂通大賢以下葢非一種人人之氣質昏明强弱固萬有不齊然這個工夫無不可做曲註謂一偏也陳紫峰謂天命之性渾然全體無所偏倚不可以言曲及其感乎物則其中之仁義禮智隨感而應先后互發如遇可哀則仁發而為惻隱遇可憎則義發而為羞惡隨事隨物用一而未及其三以其偏於一端故謂

之曲也雖聖人全體皆誠而所發亦只是曲但聖人之曲無待於致耳此所謂致曲即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大學註所謂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此一段亦本大全朱子而發得更暢此曲是好的曲是從性上發出不是從氣質發出若夷惠之曲便呌不得好便是從氣質發出致是擴充的意不是止就一曲上做到極處如一念惻隱之發則推之以至於無不仁一念羞惡

之發則推之以至於無不義而曰禮曰智無不皆然是謂致曲致曲兼知行黄氏洵饒謂在知行之間者謬曲能有誠言曲無往而不致則徳無往而不實此便是全體皆誠但猶未是至誠耳此便是孟子充實地位東陽許氏謂是一曲之誠者謬自形著至變化俱是誠之以漸而積不是曲能有誠一蹴便可如此其間節節有工夫誠積於中而發見於威儀容貌之間者形也誠之又積形者日新月盛則著矣誠之又

積著者粹然盎然赫然喧然則明矣此便是孟子充實而有光輝地位形著明皆是發於身者是盡其性之事誠之又積人皆欣羨向慕則能動物矣誠之又積動者實能遷善去惡則變矣誠之又積物皆薰蒸透徹融液周徧不知其然而然則化矣動變化皆是及於人者是盡人物之性事夫惟天下至誠能感人而使人化今其次亦到化的地位豈非已造於至誠之域哉否則德猶間斷而未至於神化無方安能㪅

舞乎人而使人皆變化莫測哉此化字雖就化人言然由已之誠到大而化之地位故能化人如此夫其次與至誠相去懸絶而及其成功則一可見天下無不可變之氣質無不可學之聖人故程子曰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今學者莫不有是曲所爭只在致與不致不能致則隨發隨滅純被氣禀物欲做主日昏一日直到夜氣不足以存須要看朱子所云當

因其所發而遂明之這一箇遂字有不可少緩之意脚根便要從此立定不許他再走作猛力做去子思一章都是歆動人意思却又有個責成人的意思在至誠可到而不能到便是自暴自棄了

按廣平游氏講致曲曲字作曲折之曲朱子於或問中已辯其非而明季講家猶有襲用其說者今只當以註爲正

誠者自成也章

這一章是以誠之者之知發明人道然章内却兼知行言蓋能行方是真知知行工夫不相離也承上章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恐學者看得誠字高遠不可幾及不肯擔在身上故此章開口先說一句誠者自成也見得這箇誠是不可推諉的人但知有形有氣之爲物而不知有此誠方成得物這一句說得凛然可畏物之所以自成全在這誠豈如身外東西可有可無的既說誠又說道者依先儒作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分看天命之性

渾然者也率性之道散殊者也欲盡渾然之誠須在散
殊之道上著力人多認這道是可行可不行的不知是
人所當自行也是不可推諉的誠者自成泛就物言而
道自道專就人言然自成句雖泛就物言而所重仍在
人故章句既解誠道又申二句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
理言用也這一節所以責成學者之意至深切矣又恐
人疑自成是有了期的自道是在外面的故又將自成
之意申之曰誠者物之終始徹始徹終皆賴這誠是無

有了期的又將自道之旨申之曰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自道工夫全在實心心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是不可在外面假借的前一節重在道自成工夫全在自道上非自道則不能自成後一節又重在誠自道工夫全在自成上非自成則不能自道盖互相發明也又恐人疑自成自道祇為一已之事故末節又推而廣之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猶前章由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由形著明而動變化也

然所以能如是兼成者何故葢成己成物雖若二事然成己由於仁仁即誠之體也成物由於知知即誠之用也仁與知豈非總是此誠皆天命之性初無內外之分者乎己物有內外仁知無內外也故未誠則仁知未得於己無以成己何以成物既誠則仁知已得於己成己在是成物即在是以時措之何所不宜哉至此可謂真能自成矣亦可謂真能自道矣與至誠之前知亦何異哉學者看這章書可見至誠雖不易及這誠的理却是

我性所固有是不可須臾離的吾與至誠相去懸絕者只是不肯用力耳非至誠之不可學也讀至此便要想成覸所謂彼丈夫也吾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便要想顏淵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首節大全雲峯胡氏新安陳氏蒙引存疑俱以誠為天命之性道為率性之道愚向疑誠即道也不應如此分若如此分則章句所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道者人之所當自行難道率性之道獨非人之所以自

成乎天命之性獨非人之所當用功乎然先儒皆如

此分看者豈以首章天命屬未發率性屬巳發下學

工夫尤當在發處著力乎如前章致曲亦是發處工

夫大學明明德章亦云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

葢未發之時雖未嘗無工夫只是一箇戒慎恐懼發

時病痛最多用力尤難故聖賢往往單提發處教人

用功發處功夫到則未發時亦便得力能著實做自

道工夫則便能自成此節之旨或當然也今姑依之

自成内雖亦有自然之意然只是實意不可作正意看故或問以楊氏無待而然之説為非

誠者物之終始章句止以實理言或問則兼實理實心言謂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單説實理則實心包

在內了分言之則是二件實理是人物共有的實心是人獨有的然實理之理與道以理言之理又不同道以理言之理是實理中之條件合內外之道道字與率性之道而道自道之道不同不可率合此道字即指性說非見於行事而謂之道也時措之宜是以仁措於已知措於物不可專謂措於物

章內五誠字第一誠字第二誠字作一樣看俱兼實

理實心第三第四第五誠字作一様俱就實心說須

辨

故至誠無息章

這一章重在至誠無息一句又只重在至誠二字許多功用俱從無息上來無息又從至誠來自無為而成以上見聖人之類天地自貨財殖焉以上見天地之類聖人末節引詩見天地聖人總一至誠章首劈空下一故字葢因此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承上致曲自誠兩

章來彼兩章言人道雖一以仁言一以知言而全頼於勇此章接言惟至誠則不頼勇而裕如以見人道之必不可無勇也章句云既無虛假自無間斷要細玩見得惟至誠所以無息

凡人不能無間斷必是誠未至如顏子不能不違仁於三月之後到底是三月之內其誠原未至顏子雖不是有虛假的人況三月之內夫子已許其仁然對至誠看則稍有未至亦是虛假此要看得極細存疑

謂顏子三月之内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無實此看得粗了不息即是無息無分别徵字與致曲章形字不同形著明是己身上事徵是見於政事者悠遠博厚高明皆在徵字内抽出言之逐句要想王道規模無一毫雜伯氣象至誠功業只此第三節已説盡了此節内便有覆載成意思便有配天地意思特下二節又抽出言之耳覆載成是言至誠及物之用猶之言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博厚配地節言至誠及

物之體猶之言可與天地參註云與天地同體此是用中之體總在功用上言但自功用之施於我者言之則為體自功用之及於物者言之則為用前言悠遠在博厚高明之前後言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此省文互見也須知博厚高明之前俱有一悠遠博厚高明之後俱有一悠久又須知悠遠博厚高明雖在外而外實根於內但未嘗明言兼內意至悠久處下一久字始顯出兼內意耳故章句既云悠久即悠遠

而又曰兼內外而言也不見而章三句總是自然意而所以自然者皆由於誠聖人之治天下有許多設施而曰不見不動無為者只是順萬事而無情見動為也不是不好的只是費力至誠則不待費力耳既言至誠配天地復就天地言之者猶仲尼祖述章萬物並育一節之例為物不貳如何便能生物不測益不貳則不息而久由是博厚高明悠久自然能生物博厚高明悠久俱以化育之功言不以形體言今夫

天一節正言其生物不測言天地之無窮廣厚而先言昭昭撮土者乃立言者抑揚起復之勢及其云者自吾人就其所及者言之猶曰若論其全體云耳山水二段就天地中舉出一山舉出一水俱完備天地之理益見天地生物之不測此以上言聖人而極言其及物之功言天地而極言其生物之化恐人徒侈言功用而忘其本源之所在也故末節又引詩而歸重於誠舉一天而地可知舉一文而羣聖可知於穆

是誠不已是無息德之純却少了無息故又說個純亦不已以補之謂天之於穆而能不已文王之德之純獨不能不已乎此只要添出不已二字來以湊成至誠無息之意耳只在文王心中言不是天人合一之謂言外便見惟至誠所以自能無息不待言若學者必須有勇方能不間斷要人於前致曲自成二章内認出一勇來也學者讀這章書須先具個勇有一分勇便有一分誠勇到極處則誠亦到極處故未

問息不息先問誠不誠未問誠不誠先問勇不勇由人道以進於天道聖賢自有塗轍只在人肯用力耳

章句謂天地非由積累蒙引却云天地亦由積累蒙引是從未有天地之前說到有天地故見其亦有積累章句是由既有天地之後說其生物則非可以積累言也章句是正意

講家謂命如命脈之命非命令之命不必如此說只是一箇命但須知此是就主宰處說指其出令之原

耳

大哉聖人之道章

這一章是申言道之費以見修德凝道之功不可不極其全亦人道也章首大哉二字即第十二章費字聖人之道即第十二章君子之道首節包下文兩節猶十二章之費包語大語小一般蓋子思將詳言人道恐人不肯盡力故先將道之費處賛歎一番這個道在天則為命在人則為性本是人人共有自人拘於氣蔽於欲而

此道遂為聖人之道這聖人之道不是不可學的亦不是可容易學的非比百家之道可以偏僻可以粗踈是一個不可限量的物事自其大無外者言之則洋洋乎流動而充滿飛潛動植物至多也而斯道之流行有以發育乎萬物焉蓋氣之流行即理之流行也包含徧覆天至高也而斯道之高大有以上極乎天焉蓋氣之充塞即理之充塞也自其小無間者言之則優優乎充足而有餘禮儀如冠婚喪祭之類其目有三百三百之中

無一而非道也威儀如升降揖遜之類其目有三千三千之中無一而非道也三千三百雖指至小而言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這道之大處小處雖不必待聖人始有然必如聖人而後道始行不然道自道人自人判然二物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也是故君子有修德凝道之功焉君子知道體之大非淺陋之胸襟所能容必尊德性以全夫心體之本然知道體之細非粗踈之識見所能悉必由問學以極夫事理之當然這一句說修

德凝道工夫已盡了朱子云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此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致廣大極高明温故敦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如程先生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這一條說此節間架亦最明但論學者工夫有存心致知力行三件此只說得存心致知二件缺却力行於是解者紛然不知言存心致知便包得力行葢存心不專是虛靜工夫語類有一條謂伊川言敬

言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亦自有克己工夫程氏曰尊德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制外養中由中應外即克己復禮章註語此可見存心包得力行也若以致知言之知即知其所當行者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致知事則皆力行事大學之格致誠正修中庸之學問思辨行分言則二事合言只是一事是致知亦可包力行也此無可疑若如史氏伯璿

蒙引諸家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難道行處獨無精微與新乎知處獨無中庸與禮乎支離甚矣這尊德性道問學工夫做到透徹地位則德修而道凝無所往而不宜雖居上居下處治處亂境各不同而無在非天理流行貫徹乎其間無在非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世界大綱正而萬目舉自然不驕不倍足興足容詩之言既明且哲明者哲之存哲者明之發即尊德性道問學而德修道凝之謂也詩之言以保其身即處上

下治亂無不宜之謂也保身不專就無道默容處言亦非見幾趨避先占便宜之謂只是天理爛熟所行必無危殆之道若道上有一毫虧缺身雖存不可謂保故朱子謂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曉得聖人之道雖說得極大却不是不可到底誠能戒慎恐懼擇善固執去做尊德性道問學工夫做到熟後自然無往不宜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俱是眼前極平常的事但方在氣拘物蔽

之時不是用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工夫安能到這個地位須要努力向前循序漸進由淺而深由生而熟庶不負子思這一番指點人意思更有一說尊德性道問學這兩件工夫是缺一不可的自吳草廬謂陸子尊德性之意居多朱子道問學之意居多卻似兩件工夫可偏用的其誤學者不淺不知吳氏此說特欲調停朱陸耳其實陸子謂六經皆我註腳固不用道問學矣而其教人專欲先立乎其大多在虛靜一路上走亦豈可謂能

尊德性乎朱子以講學窮理為務而尤以涵養本原收拾放心為先於尊德性未嘗缺畧也又明季講家多主陽明之説謂道問學即是尊德性工夫混作一件此尤悖謬皆不可不辯

德性不出乎廣大高明之類問學不出乎精微中庸之類或問游氏謂尊德性道問學然後能致廣大楊氏謂尊德性而後能致廣大道問學而後能盡精微明季講家因此遂謂註中屬字作不得目字此固不

是又廣大高明故厚總是此理精微中庸新禮亦總是此理楊氏分先後看似亦不是

他處專言中庸則自包得精微與新禮且包得廣大高明故厚此處與諸項對說則只是中庸不必側重

史氏以穀之已在倉者比廣大四者以穀之未入倉者比精微四者此未確螽以賦予言之則精微四者皆是本然皆可云穀之在倉者若以學力言之則惟

故厚二字註云已知已能若廣大高明都難作現成看

仲尼祖述堯舜章

這一章見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首節依雙峯饒氏說謂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用一箇學字最好人皆謂仲尼生知安行不知生知安行未嘗不學也堯舜文武之道即中庸之道仲尼學堯舜文武之道即是學中庸之道堯舜遠而法不盡

傳故章句言遠宗其道文武近而法無不備故章句言
近守其法其實祖述者法在其中憲章者道在其中是
道也在天則為天時春夏秋冬有自然之運堯舜文武
以此順時而為政時不同而無過不及者則同仲尼之
順時亦如堯舜文武之順時而已在地則為水土東西
南北有一定之理堯舜文武以此隨地而制宜地不一
而無過不及者則一仲尼之隨地亦如堯舜文武之隨
地而已自一心以至於萬事無非天時水土之理流動

充滿無内外之殊也自大綱以至於細節無非天時水土之理發見昭著無本末之異也此在仲尼自視但見其為學自人視仲尼則但見其為德學無不備故德亦無不備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是其博厚也無不覆幬是其高明也辟如四時之錯行是其博厚之悠久也如日月之代明是其高明之悠久也是則天時水土即在仲尼身上仲尼之身即一天時水土仲尼與天地豈有二乎故欲觀仲尼者觀天地而已試觀天地間有知無

知萬物如此其不齊也然並育焉而未嘗見其相害錯行代明道如此其不一也然並行焉而未嘗見其相悖雖以勢言物有摶噬道有愆伏不無窒礙而以理言物自安其物之常道自安其道之常各不相妨自其不害不悖者言之一塵一息皆造化主宰於其間所謂物物各具一太極是小德之川流也自其並育並行者言之極天蟠地亦無非造化主宰於其間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是大德之敦化也川流敦化費而上下察者也小

德大德隱而不見聞者也天地之大如此仲尼豈有一毫讓天地哉萬物二句是就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處分見其大小德二句是就其大無外其小無内處分見其大四句皆是天地所以為大無淺深大德小德只是一德分合言之耳亦無淺深朱子謂大德小德如忠恕如中和是就人心言則以聚於心者為大德散於事者為小德然聚於心而渾然之中未嘗無燦然者存則小德實包乎大德之中散於事而燦然之中未嘗無渾然者

存則大德實運於小德之内亦非有二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此雖是夫子天縱之德然亦由學而至觀論語志學一章可見人只患學不力不患聖不可到仲尼而后無有如仲尼之配天地者無有如仲尼之憤樂忘年也太史公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不知徒嚮往亦何益惟從事尊德性道問學工夫浸漼陶鑄於優優洋洋之中日親日近庶不負子思揭仲尼以示天下萬世之意

章句内外本末據蒙引存疑淺説則所謂末者指不時不食之類所謂本者指仕止久速之類本末皆以事言而為外心則為内據大全北溪陳氏潛室陳氏則以不時不食之類為事為末而即為外以仕止久速之類為行為本而即為内據史氏伯璿則以不時不食仕止久速之類俱為末為外而以其所以然者為本為内蒙引存疑之説似長今從之

講家皆以理之變遷者為律天時以理之不遷者為

襲水土此說亦是然細玩或問却不如此今依或問

黄氏洵饒謂二十七章道之大道之小十二章費之大費之小皆此章小德之川流所以然者大德之敦化也史氏伯璿謂小德大德隱也川流敦化則費矣小德川流是費隱之小者大德敦化是費隱之大者二家之說不同當從史氏

惟天下至聖章

這一章承上章小德川流而言至聖之德充足有餘與

天地之小德一般觀之内而内一小德之川流也觀之外而外一小德之川流也聰明睿知仁義禮智溥博淵泉皆是小德之在内者時出是小德之在外者聰明睿知即包得仁義禮智在内下四段特抽出細言之耳居上臨下千變萬化至難調劑至聖之聰明睿知無微不照故能有臨容執敬别皆是有臨中事度量寛大者能容然有能容處亦有不能容處至聖之仁則寛裕温柔無所不備故足以有容操持牢固者能執然有能執處

亦有不能執處至聖之義則發强剛毅無所不備故足以有執禮智皆然此小德之在内者周徧廣濶是爲溥博蓄之厚也靜深有本是爲淵泉資之深也溥博淵泉看來似説大德了其實是形容小德猶之第二十七章言道之小而曰優優大哉耳充積於中而未能發見於外則德猶未至也至聖之小德既溥博淵泉於中而自時出於外時出不但是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即同一仁也當寬裕時則寬裕發見當温柔

時則温柔發見至纖至悉之處無不隨感而隨應真所謂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中庸形容至聖之小德至此可謂盡矣又恐人淺視夫溥博淵泉也復就其溥博者形容之曰如天見其包含無限量就其淵泉者形容之曰如淵見其停蓄無窮極充積之極盛如此其德為何如德耶又恐人淺視夫時出也復就其出而為威儀者形容之曰見而民莫不敬就其出而為言行者形容之曰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悦發見之當可又如此其

德為何如德耶又恐人淺視夫敬信説也復極言之葢曰民則中國蠻貊之民皆在其中矣曰敬信説則聲名之洋溢皆在其中矣曰莫不敬信説則中國蠻貊凡有血氣而為人類者莫不尊親可知矣此其德豈非即一天之德耶曰配天者配天之小德川流也註云廣大如天者亦優優大哉之意自溥博如天以下皆所以形容上文非又深一層民之敬信説聲名之洋溢皆是見其發見之當可非侈言其功效也學者讀這章書要想至

聖川流之妙如此吾輩今日如何能望見其堂奥工夫只在道問學果能盡道問學工夫則粗疎之氣習去得一分至聖之德便近一分川流之妙未必如登天之必不可及也勿將至聖作塵飯塗羹看

生知之質與仁義禮智之德合言之總是德故次節註云五者之德

時出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匱無阻塞無窮盡而隨時變通之意即在其中

至誠至聖兩章既以小德大德分而總註又云上章言至聖之德下章言至誠之道大全朱子又云至誠至聖是以表裏言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按德有大有小道亦有大有小小處有表裏大處亦有表裏但子思言至聖則就德言言至誠則就道言德是道之所發故為表為發見道是德之所蘊故為裏為存主不比他處言人心之發見存主

惟天下至誠章

這一章承大德敦化而言至誠徹内徹外無非大德之
敦化經綸句是大德之在外者立本知化是大德之在
内者天下之大經若就其中細看則千條萬緒便是小
德了若以其大綱言只是一叚真實無妄之意流貫於
其間主恩則盡其恩之實而無一毫虛文主義則盡其
義之實而無一毫虛飾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
名分秩然之謂經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情意藹然
之謂綸這便是大德天下之大本若就其中細看則萬

象森然具備便是小徳了若以其大綱言只是一段真實無妄之意渾然包舉不偏則真實不偏無一毫偏者夾雜不倚則真實不倚無一毫倚者夾雜氣禀不得而奪人欲不得而揺這便是大徳天地之化育若就其中細看則萬物粲然具列便是小徳了若以其大綱言只是一段眞實無妄之意默然契合自有而之無謂之化則實知其所以化自無而之有謂之育則實知其所以育太極不離乎陰陽者確知其不離太極不雜乎陰陽

者確知其不雜這便是大德在至誠原不是一箇空腔子有大德而無小德在子思此處則只是言其大德耳這三句至誠敦化之意盡矣又申之曰夫焉有所倚者又見其自然而然不倚於思不倚於勉猶無息章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也章句謂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益以經綸對立本知化育言之則經綸為功用以三者對至誠言之則三者皆為功用此功用與他處言功用皆在外者不同肫肫節又承上文而申贊

其功用之妙不是又深一層言經綸大經是一仁之貫徹也而仁則肫肫立大本一淵之中存也而淵則淵淵知化育一天之運行也而天則浩浩此三句便有形容不盡之意故即繼之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聰明聖知上用一固字要看得好天下亦有絶世之聰明却是虛浮慧巧不在義理上用不但喚不得實聰實明并喚不得聰明若能辨別義理而畧有一毫未至這是聰明而未實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即是

天下至誠猶云惟至誠能知至誠也不必拘泥上章謂惟小德能知大德葢上章聰明睿知是以小德言此章聰明聖知是以大德言字同而義異也然須知大德小德原不是二件小德即就大德中抽出言之耳曰肫肫曰淵淵曰浩浩以大德言也而其中有仁焉有義焉禮焉知焉溥博淵泉而自不窮於時出並無兩層存疑曰上章臨容執敬别是以五德分説非小德川流乎此章經綸立本知化是以五德合説非大德敦化乎説得兩

章之義了然但有一說小德大德在至聖至誠是合一的若在學者則如何能便合也有大德上有幾分工夫而小德上全欠缺也有小德上有幾分工夫而大德上全欠缺須是尊德性工夫到十分盡處然後能全得這大德道問學工夫到十分盡處然後能全得這小德至德修道凝地位便無可分了讀這兩章書者必汲汲將德性問學工夫著力去做方纔有益

按朱子謂中是大德和是小德雙峰饒氏謂大經是

道大本是性天地化育是命則經綸大經是致和事似屬小德不知致和工夫極細密經綸大經只是舉其大綱正是致中邊事葢中和雖分屬已發未發其實二者各有内外動静中藏於内而自有中之作用發見於外經綸大經是也不是作用皆屬和和雖見於外而自有和之本原備具於内溥博淵泉是也不是本原皆屬中玩此二章葢可想見中和界分

史氏伯璿講祖述章謂大德小德是隱川流敦化是

費極是此章乃以經綸大經為費立本知化育為隱則誤經綸何嘗無隱立本知化育何嘗不費

如淵如天其淵其天句法相似而語脈不同如淵如天二句上文明有溥博淵泉字則以溥博淵泉為主而如天如淵是形容之詞其淵其天二句上文暗伏淵字天字則以天淵為主而淵淵浩浩是形容之詞不必如存疑作一例看

衣錦尚絅章

這一章是中庸之結尾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推之以至其極一部中庸道理皆包在內與首章遥相照應一言以蔽之則曰下學上達而已葢上三章言仲尼體天之德與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是豈一蹴可至哉學者必從下學始下學必從為己之心始故首引衣錦尚絅之詩以發明為己之義錦可衣不可著也君子貴有美在中自然發見而不貴其有意表暴故闇然而日章者君子之道也的然而日亡者小人之

道也一為己不為己而君子小人之分途在此豈非學者所當首務哉淡而不厭三句不過是形容闇然日章之實子思深有味乎此一段光景故再詳言之不是推進一層言皆庸言行皆庸行無新奇詭怪可喜可驚之處者淡也然言雖庸而皆根至理行雖庸而皆屬當然雖淡而不可厭焉沉靜朴素無浮詞蔓說無盛容繁飾者簡也然言寡而中貌質而恭雖簡而自有文焉不危激其言論不峭厲其崚角者温也然事之孰是孰非人

之孰賢孰否胸中涇渭昭然妍媸不混雖温而自有理焉這三句都是外人看得如此在君子不但不知有淡簡温并不自知有不厭文理又都是下學立心之始勿看太高妙然有這為己之心了又須知遠而在物之是非由近而在身之得失知風之在身者有得失由其所自之在心者有邪正知邪正之存於心者雖甚微而見之於身與物則甚顯知此三者則見得箇為巳門庭不錯從此好下工夫故云可與入德矣這三箇知字即大

學知先后之知非知至之知也亦勿看太深微蓋子思將教人去做謹獨戒懼入德工夫先要他具一個為己之心又要他先知幾然後可下手此最循循有次序潛雖伏矣二節乃是正言入德工夫潛雖伏矣節即首章慎獨之事相在爾室節即首章戒懼之事首章從天命順說下來故戒懼在慎獨前此章從下學轉說到天命故戒懼在慎獨後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正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君子内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

於心此正言謹獨工夫蒙引謂内省不疚以己能者言不可看做謹獨工夫此不可從不可及句亦不是賛詞言不可及惟在此處若過此關頭便潛滋暗長無用力處矣奏假二節依新安陳氏及蒙引總承謹獨戒懼來但奏假節效尚淺不顯節則德愈深而效愈遠耳不必如雙峰饒氏前節効驗承前節工夫後節效驗承後節工夫蓋謹獨戒懼總是入德之功工夫進一層則德進一層德進一層則效亦進一層不賞民勸不怒民威非

有中和之德者不能但猶未到中和之極處只是國治事篤恭而天下平則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詩言不顯子思易之以篤恭二字章句云篤恭言不顯其敬也只是不思不勉無一毫形迹自然而恭不自知其恭之謂雲峰胡氏謂不顯之德即未發之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是不顯其敬却說偏了不知不顯篤恭皆貫動靜也篤恭而天下平亦不是全無政教有有關雎麟趾之精意少不得周官法度只是行其所無

事中庸說到此已盡子思深有味乎不顯篤恭之妙故復三引詩以形容之直至無聲無臭而曰所以形容不顯者至矣其贊歎之深溢於言外然不是徒慕上達正欲勉人下學以企及之耳這無聲無臭一語最要體認不可涉杳冥昏默虛無寂滅話頭無聲無臭即在有物有則上見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又不可依雙峰饒氏專以此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葢論無聲無臭則已發之和率性之道皆是無聲臭的程氏謂中庸始言一理

末復合為一理若專指此為天命之性者蓋是言此句

中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合而為一非謂此句專言天命

之性而不兼率性之道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不顯地

位雖極高極遠却不過從為己之心謹獨戒懼之功便

可做到可見上達只在下學之中人只患不下學不患

不上達今且就下學中為己二字先去體認孔子謂古

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為人原從學內分別

出來若不曾去學從何處分別就如穿衣服一般知道

錦是好的了却有衣錦尚絅的有衣錦尚絅的有衣絅尚錦的若不曾知有錦這都不必論了今日學者胸中一味苟且外面亦一味苟且徹内徹外都没有錦不但不是君子且不免為小人所嗤又有論為已為人須大家努力去志於學將聖賢擇善固執工夫任在身上胸中有個錦了然後以為已為心以戒懼謹獨為實下手處方是下學實際

存疑謂首章言體道之功是始學事則先戒懼而後

謹獨此章言入德之序是成德事則先謹獨而後戒懼此說本朱氏公遷其實不然或問謂此章再序成德入德之序分明與首章一樣但言之先后不同耳豈得如此分乎

中庸首末兩章只言戒懼慎獨不及致知力行蓋戒懼慎獨不是空空戒懼慎獨即在致知力行上見故言戒懼慎獨便包得致知力行

松陽講義卷三